說郛續

說郛續目錄

弓第十八

雙溪雜記　王瓊
二酉委譚　王世懋
窺天外乘　王世懋
百可漫志　陳鼒
近峯聞畧　皇甫庸
近峯記畧　皇甫庸
寓圃雜記　王錡

青溪暇筆　姚福
方洲雜錄　張寧
遼邸記聞　錢希言
宛委餘編　王世貞
谿山餘話　陸深
委巷叢談　田汝成
無用閒談　孫緒

雙溪雜記

洮汾王瓊

昔司馬遷罪廢之餘作史記爲萬世史學之宗後世山林隱逸之士有所紀述若無稽理然即事寓言亦足以廣見聞而資智識其所紀時事得于耳聞目擊有出于史册之所不載者皆足以示勸懲而垂永久是宜人見而愛愛而傳之于不泯也然其所紀載聞見或不實毀譽或失眞甚至雜以詼諧之語恠誕之事者亦有之矣若是者雖傳于世

讀者何益焉惟夫事核而詞簡理明而論公大而有關治道小而切于日用雖曰信手雜錄而舉一事寓一理使讀者忘倦如芻豢之悅口斯不為徒言矣予所居巖穴在雙溪之間怡神養氣之餘忽有所思輒錄于冊久而成帙雖不敢自謂盡合道理然皆紀實無空言者格物君子辯而觀之未必無所取云

陰陽五行動靜循環本無一定故世道反覆相尋亦無一定試觀歷代帝王創制立法未有久遠可行而

無弊者氣數使然也若曰自我立法萬世無弊聖人不能矣今以法制不能盡善者論著于左有志經世者欲求至當必將有感于斯焉堯禪舜舜禪禹善矣魏禪晉周禪隋未善也禹傳啓武王傳成王善矣秦傳　亥隋傳楊廣未善也然則傳賢乎傳子乎未可定也封建善矣爭奪之害生郡縣善矣數易之弊起然則封建乎郡縣乎未可定也有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則有皐陶伊傳周召之爲臣下至漢用蕭曹丙魏唐用房杜姚宋宋用韓范富歐善矣趙高李斯滅

秦王莽曹操篡漢虞世基李林甫牛僧孺亂唐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亡宋未善也然則將立相乎將不立相乎未可定也井田善矣瑣碎之弊生阡陌善矣兼并之患作然則井田乎阡陌乎未可定也寓兵于農善矣邊　之侵不可行聚兵于衛善矣坐食之久終自困然則將爲農兵乎將爲衛兵乎未可定也什一而稅以一方之貢供一方之用善矣轉輸有遠近脚費有多寡將裒益之使平乎抑隨其地而任其輕重乎未可定也有兵政則有馬政馬育于監苑

善矣兵不得而熟習馬給于兵善矣馬不得而蓄息然則將育于監苑乎將給于兵乎未可定也古昔聖帝明王創立制度令子孫世守不許變更然終不能使其必不變者非帝王智慮有所不及也勢之所使不能不變耳亦猶造化陰陽晝夜寒暑不能一定非人力之所能爲者也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　親王歲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

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有之 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七十子論之一歲皆支米二千石反多于 親王祿米矣先年陜西 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于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某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

自子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授
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論之則日益不及以宗室
論之往往衣食不繼又宗室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
米一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支宗室例不種田納
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勢所必至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支米
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
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
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

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此貪婪之難禁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二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選法漸變盖因四品已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皆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

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
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
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暨
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　內閣書辦陞
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
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皆無可陞之人則與
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
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
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翰林院五品

官五員以此俱無署職　國初有御史兼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于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中書九年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最爲貧苦此建官之制之變也蓋轉遷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典顯

定之員兩不相悖矣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
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
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陟官
之法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
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察之
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
人哉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
務惟許令本處考覈庶爲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

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
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也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
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
公張輔爲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
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
進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
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
易太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

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冦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翺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考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矣

國朝壁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順天間以布政王䂓爲禮部尚書初無禮部必用翰林出身之例又楊士奇以儒士由齊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賢由吏部主事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無內閣

必由翰林出身之拘成化弘治以來南京吏部必須用翰林一人南北禮部非翰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由是翰林人多陟顯要而科道部屬不得齊驅並駕矣

翰林學士專掌詞命代草然亦有預議朝政者如唐憲宗時裴洎權德輿爲相然軍國大事必與學士李絳等謀之蓋學士備顧問則可若專委決大事則置宰相於何地如學士陶穀出制草於袖中使宋太祖受周禪以後世論之必以爲有翊戴之功然宋太祖未嘗寵任嘗曰聞穀代草依樣畫葫蘆耳終不登之

政府葢以視草之人即爲府相之托非帝王建立公

孤六卿之制也

二酉委譚

吳郡王世懋

天下事有不可曉者往聞邊城有棺數十具啟之皆紗帽紅袍以為異說頗不甚信數以問人多云有之近至關中則同僚徐方伯時方在井州張大參在京州其說尤異徐云修井州城初破土見有一小棺出之已而愈斷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啟視鬚髯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大都多紗帽紅袍者亡慮數十衆喧然遂止不復發為祭文掩而瘞之竟不知是何物又

不知是何緣得墊城土之内張云涼州亦同時有之但不如是之多耳二君皆目擊可信人也此事自古未聞或云是妖狐所化然妖能靈異於生時豈死而猶不復其本質則謊不可解始知天下大矣存而不論寧獨六合之外

茸州一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名某册其旁有一居者蹲踞而化云初居者日見一女子賈猪肝三片疑之乃微蹤其往至一山洞中居者就見爲女爲說法因各化去皆眞身也第神女身上無所繫下去地將

一尺竟不知何以中懸助甫每往視輒令人手捫之竟不着地云其事何所不有而愚者乃欲謗吾師道嗚呼彼神於事者尚不可疑況神於理者乎

助甫又爲予言并州多瑣陽肉蓯蓉瑣陽形甚不雅莖上生肉蓯蓉生土中掘得之形甚大色紅鮮如肉助甫欲一識之令卒之田間掘得舁來儼如一大人背因悟蘇子瞻所烹肉蓯蓉耳宜其不能仙也

邇來怪事不可勝書獨二事最真而最奇其一沙頭鎮一童子年未十歲其陰忽長如巨人而毛似能行

人道者巳漸頷下生鬚遍體俱毛時時覆體爲交構狀遺精地下未幾而殞其一吳江娼人病狂走入郡城遍覓死尸食之掊取腸胃臭味不可近渠自云絕美好肴饌不逮也日食尸不可計數兒童羣逐之官爲錄繫从之釋遣不知所終二事皆載記所未有沙頭童子似爲妖孽所憑若吳江娼人頗似有占五行志中皆一段新聞也

大璫馮保之腹心曰徐爵爵雖起罪戾提士大夫進退權得罪於 宗社爲大然年老多智而好施頗不

爲小民所惎爵未敗半歲前予聞之客云爵一夕夢一神人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而拜問是何神答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因教之持齋可延也爵自是斷酒與肉日奉佛施棺予頗異之復以質姻家史金吾爲信然已而難作愈信愈疑爲神既許之延矣柰何竟不免焉金吾爲余言君不知耶爵肉食三月矣蓋朝貴奉之者延爵致酒謂公何自苦信妖夢也强之食爵不得已始嘗一臠因遂不守吁何其神也兹事余不先聞必謂好奇

者傳會其事令歷歷若符契然烏可不紀或曰爵得罪大卽持齋可遂免乎曰爵能致神感好善一念爲之其走權貴而終死於權貴天實使之不終也于道何疑

予歷籓臬於齊宋閒見異證二因錄以俟知醫者一泰方伯淦右轄楚中時背脇閒生一痰核漸大如瘤聞荊南有善醫者須服藥藕百貼始除恐少弗效也如數服之果愈遷爲豫章左至時了無恙亡何足徵燧問之云足面似簇筋令童子搯之傷皮耳已遂愈

數日而病痢提學江公以東私謂同寮曰大夫其非痢之謂疾殆不起乎余怪而問之曰余非知醫者先大夫先患足創一如秦公已而下痢竟不治蓋創毒所發也秦公乃竟死一閩叅政王公懋德自延平歸忽瘦甚鬚髪皆枯云是消渴証百方藥之弗效先是延平一鄉宦潛謂人曰王公病曾有嘗其溺否向有患者溺甚甜此不治驗也王後聞之初試微甜已而漸濃愈益甜王亦自知必不起云消渴病聞之溺甜則未之前聞也豈亦糞甜苦之類乎二事皆醫說所

不載

余上計京師乞休不允强出　朝謁過李臨淮唯寅所遇一舊識山人在坐余問所從來唯寅笑謂余曰君知近日山人多改業乎是君爲一邊鎭中丞所知賬已横金矣郎守備無幾何可得也余戲謂山人方競横金邪聽横金吏反作山人也唯寅爲絶倒亡何余發行就道奉　明禁以重値募騾卒健身肩輿夜宿逆旅主人困甚稍行見數騾騎馳而前中一人太帽繡裳郎向山人也遣騎起居而去蓋渠乃有勘合

宿驛傳又一反也余謂世事翻覆倏忽固然然多於世亂搶攘時見之今際太平盛世而所見如此爲之一噱

余謝關中之役歸潼關劉使君以時猶暑悶余逆旅之艱力勸居公館余咲曰曩爲督學來不傳居今乞歸願薄逆旅人將謂僕始惜其官今乃亡藉遂匿跡行如故獨病不任騎不得已以四夫舁輿行而途間所見乃有絕相反可供旅人一噱者靈寶道中聞侍郎栗公廻爲其肅撫院前旌至亟趨田間避之舊規

都御史始得乘八人轎乘公數年前卿貳尊重宜莫比乃止用四人肩輿儀從甚簡因自笑致仕官輿亦四人但乘傳顧募輿耳行頃之遇一同歸者身着錦繡前列執事後擁扇蓋已足起敬而輿乃儼然八人駭而物色之則三原主簿陞郡幕不赴而歸者也簿一月前跽拜吾側一旦與余同歸而豐約貴賤頓異如此蓋緣近　制嚴革驛傳貴官賤士等威莫辨而希指者又毋過爲損約以求知乃有大臣到任儆民舫艦而小輩總無顧忌擅取原任夫力以自誇詡遂

至八夫與一主簿而莫之誰何其爲異又豈直山人而已是深可爲世道慨者聊一記之

余性不耐冠帶暑月尤甚豫章喜蚤熱而今歲尤甚春三月十七日觴客於滕王閣日出如火流汗接踵頭涔涔幾不知歸而發狂大叫婦爲具湯沐便科頭裸身赴之時西山雲霧新茗初至張右伯適以見遺茶色白大作荳子香幾與虎丘埒余時浴出露坐明月下亟命侍兒汲新水烹嘗之覺沆瀣入咽兩腋風生念此境味都非宦路所有琳泉蔡先生老而嗜茶

猶甚於余時已就寢不可呼之共啜晨起復烹遺之然已作第二義矣追憶夜來風味書一通贈先生

五月十二日歸自郡城夜卧憊甚惡聞蚊聲不寢久之街鼓欲動始得帖寢忽牕外淙淙於時望雨不啻調饑竹牀布衾半醒半卧呼侍兒起皆聽之覺倦態盡蘇檢點腑中畧無一事唯課兒作文題已先一夕出矣為復展轉閒聞老妻喚聲蓋督課僮婢受黃梅水採茉莉花耳又作此不急之務一笑披衣而起盥櫛焚誦畢出坐心遠堂中命筆伸紙作數行記之

萬曆之十三年十二月冬行盡已立春矣余時駐興化府海波無警閭井安堵而微以乏雨爲民憂蓋瀕海地高民倚麥爲命南中無霜麥且怒長無雨漸萎黃意殊望雨乃除夕前一日雨作心念元旦當爲屏翳所苦顧民瘼重而雨當聽之耳亡何遽止不成霖澍入除夕始猶作曀餔後而日大出元旦晴朗市井喧闐不復望雨次日昧醒忽欲聞雨聲已漸淙淙四野沾足矣時尚未開印齋頭絕無一事憶往歲所記二事閒適偶同而爲民閒幸麥秋意有餘歡因檢簏

中舊稿推總洗研作小楷錄舊事而續記此條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絕唯政事多暇一弄筆研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駪年十四從老妻侍宦邸書此付之

三月晦日雞鳴山觀牲還雨中過十八衛北衕溪行穿入大教場碧柳周遭無慮千株綠莎鋪牧馬散齕其中輿從款茵上度望鍾山鬱勃雲氣間作白縷蜿蜒蟠動籠罩萬木雨中佳境也金陵佳麗會心處在在有之正不必選日提壺遠遊也弟金陵人生長此中日用不知士大夫又作造請投門狀想自負此景

耳歸而記之以示兩兒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科第特盛離縣二十里許爲景德鎮官窑設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於一省余嘗以分守督運至其地萬杵之聲殷地火光燭天夜令人不能寢戲目之曰四時雷電鎮民既富子弟多入學校然爲窑利所奪絕無登第者惟嘉靖間萬年賊起鎮人逃匿停火三月是秋遂中吳宗吉一人亦竟不成進士後爲吾郡倅陞黎平守而卒宗吉前後終無一人舉者吁亦異矣乃知遐方異域多產奇

寶必之人才理當如是又況擊撼穿鑿地脉安得不損此堪輿之說所爲不可廢也

文待詔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唯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二守北人也不欲言其名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二守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唐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盖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衢州城西層樓下臨衢水頗稱壯麗余過之故人李君同年張君以兩道邀余雨中燕集因求余書扁爲重余仰視其上先有四大字云飛閣流丹余匿笑不禁二君問故余謂此四字幸而爾名然爲萬衆所目彼所取義得無採王子安滕王閣記中語耶二君曰然然則子安記乃流舟非流丹也蓋此君少而誤讀丹字爲舟見此樓高而下有行舟以爲天造地設不知流丹是何文理人固有紕繆至此者此不過二君前輩耳二君亦大笑余曰以余書扁未必爲斯樓重

亟除四字為此樓洗穢則二君之功耳於是趣除之而余竟不為題止刻一詩而去蓋監於前人之輕題也

豫章米賤丁亥大侵米貴至七錢戊子秋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壹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者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又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

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領其飯而埋之曰若無遠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歸舂食可延數日或有別生理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隨之果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俱稍饒裕矣此得之喻邪相家書不虛也嗚呼頻年饑饉普天同困似天意不欲多生人也

河南北人相食而本朱開上倉有來年之恵乃忽於
豫章兩姓示與如此何耶然彼二人一善念而感天
賜金觧者亦足以勸矣

祖功 宗德懿美何可枚舉而極爲盛德事者有四宣宗之不廢趙王一也 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二也憲宗之追謚 景帝三也聽羣臣之泣諫正 錢太后之祔葬四也關係 國家之大機者有二 宣廟之親征漢庶人一也 英廟北狩監國郕王之即位二也庶人之輕於叛逆習於耳目所見意諸將之推戴也親征而膽破矣也先之挾 英廟而凌中國以 帝爲質也立帝而謀索矣雖然盛德大機皆不

孝而有之者也

孝宗敬皇帝親萬機任賢臣天下熙熙庶乎無德可名無機可運者歟

王子曰余讀正德初紀諸名臣蒙難事盖深有感焉方八黨爲六部大臣所持三閣臣從中下其事　上爲流不知所出韓忠定豈實創之事成爲首功不成當受首禍瑾入司禮所欲甘心者宜莫如忠定然削秩至無官輸粟至無家止矣劉忠宣公爲　孝宗皇帝所厚正德初早見乞致仕去與瑾絕無纖毫怨負

逮治最酷論戍肅州僅僅免大辟耳當時群云劉宗

憾公　孝廟時不爲勉然非有深讐郎譽瑾亦不宜

過聽至是蓋公在　孝廟時應詔陳言盡裁光祿無

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驤四衛軍士諸內豎皆

切齒大抵犯一人者易爲解犯衆口者難爲銷此人

臣出身任事者之難自古歎之矣不然公之恭謹溫

亮終身無暴言遽色蒙禍豈當爾耶

世廟時本兵李康惠公奏裁革鎮守守備內臣二十

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諸匠數千人又請考選清

驍騰驤四衛官軍如旗手等衛內臣言四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　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衛直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即太監吉祥也　上竟從公議天下快之嗚呼非遇　英主獨斷大臣一出口禍且踵至康惠不為忠宣幸矣漢桓帝召蔡邕使密切直言已復從黃門言幾殺之唐文宗與李鄭王舒謀誅宦官不能庇其赤族嗚呼英主不世出即人主亦不足恃哉

玎璫玉珮之製原無紗袋嘉靖中　世廟升殿尚寶司卿謝敏行捧寶玉珮飄颻偶與　上珮相勾連不能斂行皇怖跪　世廟命中官爲之解而斂行跪不能起又命中官掖之赦其罪因　詔中外官俱製珮袋以防勾結緇紳便之獨太常寺官以駿奔郊廟取鏗鏘聲不袋如故今　上郊天升壇時中官例不得上獨寺丞董弘業珮從弘業忽勾與耳墜不得脫上爲立待久之弘業倉皇以齒嚙斷之始得脫　上不悅卿裴應章被累奪俸明年考察弘業遂以老去

宋時窑器以汝州爲第一而京師自置官窑次之我朝則專設於浮梁縣之景德鎮永樂宣德間內府燒造迄今爲貴其時以騌眼甜白爲常以蘇麻離青爲飾以鮮紅爲寶至成化間所燒尚五色炫爛然而回青未有也回青者出外國正德間大璫鎮雲南得之以煉石爲偽寶其價初倍黃金已知其可燒窑器用之果佳嗣是闔鎮用之內府亦有輸積而青價稍稍賤矣嘉靖間回青雖盛鮮紅土斷絕燒法大不同前而 上忽命燒大鍋圍至六七尺所用土料青料

既多比入火十無三二完好者坐是乃虛費甚鉅而
人莫敢言穆宗登極詔發宣德間鮮紅樣命造撫臣
徐栻力言此土已絕止可採礬紅　上姑允之而加
造方器如屏贊類者甚多大鋼之費既在而方器之
苦復增盖宣器圓者鏇之立就倏忽若神獨方物即
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
二餘皆置之無用殊可惜也今　上時猶踵　二宗
之令且添造碁局矣碁局如片板尤難就而苦不中
用不知何取而爲之盖余爲九江分守曾督運二鋼

親至其地故得詳顛末云

有一邑而前後處事若合符節者台州臨海縣金學憲貢亨初姓亨後復金姓三子長立愛次立敬又次立相俱中式計偕立愛立敬俱第立相下第歸次科立相亦中與宦南都迎父養櫳如陸賈立相尋卒立敬宦至工部侍郎後又有王宗沐官刑部侍郎三子長士琦次士崧又次士昌亦同計偕士琦士崧俱第士昌歸次科亦中宗沐見存此事天下罕遇而萃於海濱一邑然王位尊身與三子俱以春秋魁愈出愈

蠢陋而獨 元敢肆憑陵以 變夏衣冠言語國書官制多仍其俗當斯特也乾坤若爲之倒置人物或幾乎銷變豈非佛氏所謂二劫之極二傳所謂未濟之終耶天若不生眞主生人禍亂安極是用厚集於我 太祖高皇帝龍起濠上奠定金陵鏟漢剗吳長驅關洛擣 窟於幽薊殲 遺孽於應昌衣冠文物與若神明中原父老寧當與漢官威儀同其涕淚哉原夫自古開創之君皆在中 原而我 朝獨自南混北天意若曰元起漠北陰之極也今自南之北明以陽

而勝陰也蓋自驪山烽舉之後迄於洪武建元而天地始爲之位置日月始爲之開明山川始爲之洗滌故語功則遠駕乎堯舜論正則陋視乎殷周謂之日乾坤一小開闢詎不然歟即以此於洪濛之初臣不能知要難以中世漢唐爲例矣二百餘年來偉帶書生星曆僞人往往私發過計而終之不驗豈盡人力亦天意也臣故推言此旨以明當代之盛願我 聖子神孫毋以 天意爲可憑毋以 祖功爲可久庶幾億萬斯年永迓天庥尤臣所爲惓惓而祝於牖下

奇矣

偶得近時三盛事記於此萬曆十三年　詔起侍郎王錫爵爲文淵閣大學士時首相爲申時行直隸吳縣人次相爲許國直隸歙縣人錫爵余州人三人皆在直隸一奇也二人同一府二奇也而尤異者時行壬戌狀元錫爵同科會元國辛酉解元三相各占一元自有殿閣以來無此盛事華州王庭詩兄弟三人庭詩年十六中鄉舉其次弟庭譔年十七繼中余過華州問知有幼弟庭諭年十五是秋亦中三人皆極

早發而各占一歲無同者其後又各舉進士少華之秀巧鍾如此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而卒其于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早致仕歸春澤年一百時院司爲蓋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起走如飛時御女如少壯人應亮今亦八十矣飲食房室壯甚南極老人星似獨聚其父子耶少華庭諭老至春澤人生際此政復何羨三元閣老

百可漫志

閩中陳鼐

國朝皇陵在順天府昌平縣天壽山近年尚書泉山林又安公瀚請陞昌平為州隸以密雲順義懷柔三縣章上未報

國朝開科自洪武三年始定條例自十七年始先是試文尚仍元制刻程文自二十一年始先是止錄姓名鄉貢試錄定式又自二十四年始

國初歲貢生在京中式者必令出榜原籍張掛嘗見

新昌志載云禮部為科舉事洪武十七年九月十三日本部尚書任昂等官於　華蓋殿奏　聖旨在京鄉試多有中式的國子監生為他肯學所以取中似這等生員好生光顯他父母恁部裏出榜於原籍去處張掛着他鄉里知道欽此今將中式生員開坐合行出榜知會須至榜者浙江布政司紹興府新昌縣第十名蔡用强

國朝藩省大臣無兼銜者近時吳公廷舉以廣東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亦異數也

正德戊辰廷試二甲三甲一名各刊策丁丑會試五經各刊文三篇皆異常格

金臺李縉卿紳會考覈以浮淺由光祿少卿補忻州知州三疏乞致仕有曰郡縣之職非循良豈弟者弗稱茲以浮躁淺露之名而責其循良豈弟之政蓋亦難矣既得請以歸署聯云五斗價將雙膝屈三章乞得一身閒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兄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

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

此張東海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延月餘林請公飲宴尚有供湯未至將欲去之且留席學出題曰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諸公請破之皆不喻其意只如本旨畢學曰皆不是諸公曰如何才是曰只是等湯滿坐捧腹

于弟積知羅田縣時懷子每切困集古詩風雨字句爲二十絕將以寄于忽以疾卒嗚呼痛哉于檢歸囊得其手筆潸然莫禁因錄於此庸舒孔懷之悰云其

卷曰風雨連懷其序曰古詩用風雨字者多矣要不專爲兄弟發也自蘇長公感韋蘇州風雨對床之句而其兄弟相思輒寄意焉於是遂成故事瓚奉別家兄百可先生以來雅切羇思凡誦古詩至風雨何竊有長公之感顧意致凡近筆力萎瑣不能別爲之語遂以所記風雨古句各取韻之相叶者足成絶句風晨月夕往往諷誦以泄鄙懷殆疑古人預爲予設也爾來裒集得二十首錄之爲卷將尋便以寄家兄而羅之士夫見後有篇章以廣予志別存一卷於茲卷

題曰風雨連懷云時正德庚午孟秋之望芝麓居士瓚拜書詩云凉風微雨夜蕭蕭曾茶山人事音書謾寂寥杜工部無路從容陪笑語天涯涕泗一身遙工部又秖是當時已惘然李義山可堪風雨夜連天秦淮淮一聲何處送書雁工部喜入燈花欲鬬妍蘓東坡又能倚闌干一惝神陸放翁故園回首隔參辰王平甫山頭月日風和雨王廷幾許悲歡併在身劉斯長又關山無際水漫漫放翁每黔歸心郎萬端羅隱極目相望何處是粧丘宛滿川風雨獨凭闌黃山谷又雞鳴風雨不愁時曾昭文千里河山繫

夢思 陳后山 獨凭闌干意難寫 崔魯 誰人識此是新詩 王灝
又自明自暗篆烟霏 陳簡齋 風雨空城烏夜飛 范丘 憶着
江南舊行路 蕭仙 一身千里獨沾衣 蕭齊 又棣萼一別永
相望 工部 客路那知歲月長 王蜀 愁極本憑誰遣興 工部 半
隨風雨斷鶯腸 鄭谷 又疾風回雨水明霞 后山 目極因驚
悵望除 王半山 落木無邊江不盡 后山 相思一夜繞天涯
尤廷 又千秋地迥切西清 謝菴 潘 常遊中宵風雨聲 蘇子由
猶憐心事凄涼甚 放翁 臥數山城長短更 東坡 又一堂風
月阻同遊 呂顧浩 迢遞高城百尺樓 李商隱 月日望書常

至暮（放翁）今風淒雨似深秋（茶山）又五更風雨送殘春（陸宣公）南嶸悠悠水與人（半山）留滯山城莫嗟嘆（東坡）天將強徒報清貧（放翁）又借春連日醉昏昏（曾致光）風雨蕭蕭欲斷魂（東坡）回首家山千里外（許渾）別離心緒向誰言（前人）又青楓無樹不猿啼（夏儒）滿里垣墻呼喚雞（致光）家在夢中何日到（工部）風吹梧竹雨淒淒（子由）又蕭蕭晚雨向風斜（究丘）鴻雁分飛道路賒（洪臣）月水東隱淡無事（放翁）依然秋派看黃花（荊公）又想見撚鬚正鶴孤（東坡）一天風雨水平湖（宣公）詩來喚起相思夢（劉景太）欲傷清尊倒玉

壺前人 又 暮笳嗚咽調孤城崔魯 日送孤鴻謾寄情宛丘 雲物不殊鄉國異工部 滿川風雨看潮生蘇子美 又 午庭風雨撼高槐曾梅山 肯信愁腸日九迴崔魯 欲上疎簾看南非崔德符 寒巖幽霧不曾開晁無咎 又 一片江湖草樹秋陳止齋 矮簷風雨送蝸牛楊誠齋 欲知趨走傷心地工部 落雁昏鴉集遠洲放翁 又 一燈明滅照秋牀半山 天地無情白髮長簡齋 假寐塵侵黃卷上王甫 至 滿城風雨近重陽杜邠老 又 汀雁飛鳴意已還宛丘 異鄉風物鬢成斑茶山 相思相見知何日工部 一夕連牀風雨聞王淵

近峰聞略

吳郡皇甫庸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燄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燄康節又云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木虛實之相反也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肝實而肺虛也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

所服圖花只孫當是也與輟耕錄所載制餙不同

楊誠齋𥳑一江西士人云配盐幽菽欲求少許士人不解亟往謁之請問何物誠齋檢禮部韻畧豉字注云配盐幽菽也按楚辭曰大苦醎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醎酸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豉字見史游急就章史記貨殖傳葢漢以來始有也今江西人患傷寒疾多以豆豉煑湯飲之汗出即愈

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舞以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

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鵞各一叢
毋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由來久矣

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
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稱瑾
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

唐丘和父子同謚曰襄常璧三世同謚曰貞我朝倪
公謙謚文僖子岳謚文毅父子同謚文尤僅見也

野禽殫走犬空蒯通傳狡兎死良狗烹韓信傳

志藕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惟有黃楊厄閏

年

今人呼詐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數者其下行貨濫惡故呼何數今越人云數頭者當是南渡之遺也吳人善治豆豉遂以呼之所謂千里蓴羹未下塩豉者也閩人多狝呼綿錦襖故云獺子見類說粵人善食蛙蛇秦少游謂蛙蛇當家口故粵有蛇呼秦人不識豹稱為程故秦有豹呼衛地產驢呼驢為衛故洛有驢呼中州謂蜀人誕故稱川藞苴見山谷集老鼠其訛語也褚遂良諫立武后昭儀在簾中大

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注西南夷曰獠今山西人呼獠

疑此青齊人呼奇以貌言也於布尺亦云滇人善馴

象呼象奴荆楚人善治醃魚海錄碎事作鮠呼乾魚

元南人仕於朝者多以醋雞爲贄見草木子今特江

右呼臘雞或曰吉安畜老雞能療病其價數倍故乃

云

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按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

種註云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麥有芒刺者蓋至

是麥未可收過是則可收矣士人樂明遠曰小滿四

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者芒種而收麥也至是方當熟矣

宋姚鏞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跨牛圖詩贈之曰騎牛無笠又無蓑斷壠横岡到處過暖日香風不常有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卒貶衡陽迩吾蘇劉完庵鈺爲僉事將致政有憲臣索題牧牛圖詩曰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蓑衣回頭笑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掛冠去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

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瑶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出韻語陽秋予亦謂雨未嘗香也李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氛氲

昔人謂詩人於雁曰孤燕曰雙而未嘗於孤燕者齊蕭懋瑜妻王氏題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此詩蓋寓意也

吳人以風吹樓欄干手佛搓摺疊扇久無對者予先叔祖降神令對之曰霜凋荷葉獨脚鬼帶逍遥巾

予嘗得元僧雪岩外集略記數語其題買田劵云賣

與買人誰是主一犂春雨鵓鳩啼鑷工云一聲鑷子噪秋蟬門內老僧驚晝眠毫髮盡時髭髮在夕陽芳草自芊芊皆可人意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近有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餳糖半斤即於谷道中隨餳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啖也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爲雄右旋爲雌辯而用之蝦蟇置地上凡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兎生從尸中出蛙亦然雞之壽在心燕之壽在尾羊之壽在駁名楄栗羊者爲甚凡物之久者皆不可食也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怯

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於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

皆客就西階後通謂主人為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於是帝以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為左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罪下遷者為左遷古人尚西尚右亦甚明矣後世乃有陰道尚右之說通以東為尊今時賓主間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驗之節用度如開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

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剴切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楊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近峯記畧

吳郡皇甫庸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月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糢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

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没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荊棘二尺許

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食因責以離間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昺殺之乃舉兵宸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群官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殺之乃舉兵事同

而義殊不愧德量力也濠舟夜泊問所在衆曰黃石
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
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
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巳巳熒
惑入南斗東駕北狩
劉太卿粲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
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
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令　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

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
太卿掌誥勑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
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
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揭榜進士之例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五十篇於學士
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
期呈所爲文於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宋制科之意後
諱其名廢不用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
盛德事也故　憲宗實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
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弘治乙丑春朝鐘新成而紐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
石忽自裂五月　上崩崩之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
有見黃袍人乘龍上上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閹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
有水上泒閹懼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正德戊寅冬駕幸楊州河氷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

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澌臣民駭覩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鎭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

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又以歲歉不給乃爲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毋不得本支葢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卽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旣舉行十六歲巳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爲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賤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爲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賓弟不當居輦下出爲參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宋張重華五代鑾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

下錦衣衛雜治寃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
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
銅釘作聲若稱寃者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
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闢也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授大學中庸等書導以
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
國之弊時　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
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為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
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

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　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寧　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　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　上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　上不得已解俊獄謫以寶石媚　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

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　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

中術悉署臣安進葢閣老萬公恩袖至閣下示安曰

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

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

出矣二人雖賢臣不過可閹寺幾論乎

寓圃雜記　長洲王錡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暨侯伯二十餘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於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屢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寛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

太平盛事也

恭安胡公濙　宣宗朝爲禮部尚書宮中屢有封冊必先命于公或有不當必奏曰臣掌天下大禮一不合宜遺譏萬世臣不敢奉詔　上亦爲之中止公大節甚明惟於　胡皇后之廢　孫皇后之立不能匡救多受莊田閹者之賜於心不能無愧焉

吳文正公訥爲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賫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

他沉在碧波間廉而不激如此
鄉先生尤安禮字文度　朝廷授以祭酒奏曰臣無德又命爲都憲又奏曰臣無材遂擢爲貴州衆議罷官歸與有一子先生命之洒掃執箒以問曰大人地從何處掃起可見其家謙厚之風也
楊先生翥爲修撰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甚隘雨至必從先生宅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其德量

類如此

陳先生選崇尚道學爲紬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列坐爲之講解兼問其疾苦眞得師弟子恩禮獨與權勢不肯少下都憲韓雍居父喪諸紬衣皆致奠送葬先生但一往弔而已後擢河南憲副諸生如失父母先生之名素重人皆推爲天官祭酒終無薦之者止進廣東方伯不久爲宦官所害天下惜之

劉忠愍公球爲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振命錦衣指揮馬順夜殺公於獄中二子釪鉞撲哭求屍止得一臂釪鉞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歸葬後皆以進士爲京官同擢宮闈浙二藩母夫人尚無恙兩地奉迎供養極厚人爭羨之此天之報忠也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科條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寺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真得大臣之體

陸杲秉昭心多惻隱爲刑官十三年初入獄見重囚皆二木仰卧于床不能轉動被鼠夜嚙流血涔涔甚憫之遂買數猫散置獄中鼠患頓息因多感泣自此獄中畜猫矣

崑山沈愚字通理爲人風流醞籍與從父淵玉先生爲詩酒之交每至余家必觴詠數日而去其詩皆清麗徹婉樂府尤高有吳宮詞諸篇往往膾炙人口又有續香奩四卷蓋倣韓致堯之作繡鞋一首曰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

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
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趣晚晴通理乃宣德間
金陵十才子中一人也

吳中素號繁華自張氏之據天兵所臨雖不被屠戮
人民遷徙實三都戍遠方者相繼至營籍亦隸教坊
邑里瀟然生計鮮薄過者增感正統天順間余嘗入
城咸謂稍復其舊然猶未盛也迨成化間余凡三四
年一入則見其迥若異境以至于今覩美日增閭閻
輻輳綽楔林叢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

從益壺觴樏盒交馳於通衢永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歌與市聲相雜凡上供錦衣文具花果珍羞奇異之物歲有所益若刻絲累漆之屬自斯宋以來其藝久廢今皆精妙人性愈巧而物產愈多至於人材輩出尤為冠絕作者專尚古文書必篆隸駸駸兩漢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氣運使然實由 朝廷休養生息之恩也人生見此亦何幸哉

天順庚辰春闈火起監場御史焦顯扃鎖其門不容

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體者不可勝計不久　孔林亦災衍聖公某被奏不法得譴此其亦文運之厄耶

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授其餘進士選爲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遠者八九年近者四五年有不堪者後除授他職蓋重其選也然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好事者因謂第一甲三人爲天生仙餘爲半路修行仙亦切喻也

青溪暇筆

金陵姚福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絶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兎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都憶當時魏鄭公自記云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嗚呼我 太祖聖明天縱固非唐太宗所能肖然宋公之直誠不在鄭公之下而肅之詩亦可謂

善於規諷矣此雖一事可以見當時君臣相得之際如此其盛也

太常博士顧祿字謙中善詩歌有過番陽湖詩其一聯云放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聞入禁中
太祖命盡進其作一日近臣入便殿見 上所常御之處有祿詩數帙益深喜之也

四明桂彥良洪武初為太守正字 太祖一日問好善嫉惡之要對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人須當以至公無私為好惡上喜曰聖人之言允以切又曰朕

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何也曰損以懲忿窒慾又鄒祝文有子我字上怒將非主者彥良進曰湯祝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通煩上譴呵衆遂得釋

李淑通名泰虎邑人洪武末爲詹事府通事舍人云太祖恒誦唐人李山甫上元懷古詩吟哦不絶且大書置屏間其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爲戰爭收拾得亦因歌舞破除休堯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湯可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雨花烟草

石城秋鳴呼安不忘危天下寧有不致太平者哉此後王所當法也

太祖一日問劉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爲首基對當以宋濂爲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内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内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至正統己巳南内大災文淵閣向所藏之書

悉爲灰燼此豈非書之厄會也歟

聞之長老云　太宗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於叢中取乾猪脬十餘內氣其中環係腰間泅水而渡徑奪舟以濟北軍猪脬葢預備之者也遠遊之人不可不知

本朝青田劉公當從宋公皆雄材博雅宋公既出當制作之任故其篇章宏贍劉公在元末幽憂悲憤一寓於詩且以術數稱故所作無幾今睹所著郁離子廣引曲譬雄辯不可當非并宋公能門子所及也然其

言則積年精思之可到而龍門子則以八十八日而成此其所以優劣歟

元史列傳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拔都其傳文大畧相同微有小異讀之蓋一人誤分爲二者也然則疎漏之失恐不止此

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棗栗數枚而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鎖其龕門加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謦欬之聲亦絶人以爲化去潛聽之但

聞掐念珠歷歷濟川楊拱方嘗館於其家有川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予親見兩花臺南回回寺寺中此與希夷一睡數月何異至見異人無世無之

方洲雜錄

海鹽張寧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京師多有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圖六蹄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靮不知日行幾何也造物奇偏固有異常是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為妄者並論

袁尚寶忠徹世善相人人干之則叱罵甚有徑還終

身不得一言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專乎術者也凡人貴賤壽夭禍福根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見者必從容玩狎得其眞而後言否則寧不言也使不善自固其術易于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鑒不精目力隨亂豈眞一一奇中哉忠徹非能盡相人能用相人之術耳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於鯀旣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諸葛孔明之於馬謖先主嘗

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節制可以成功後皆敗績故聖賢寧傳其明不忍拂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間鑒別不遺此必有幽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羡公有量予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於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故使之既藉而相與言囮而示之以閒暇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

此格致之功所以先於誠正也

予使朝鮮底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抵營荒野官校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已年八十餘今猶强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寥絕處所居累塹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髽髻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歛或食松榛實蔬蔘菊苗飲泉水不知營度憂慮不嘗五味淸淡安全所

以致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於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徒自苦耳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寧沒身不售甘遺資美於後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火浣布予初于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者皆大如折二錢近於朱希瑜縣丞家見者狹長如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爇香油盡火熄則完全如故故梁冀帨巾魏武時所貢元則怯赤山石絨所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於指揮胡鑑寓所見其父宗伯公所得 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

天加倍近者又於孫景章叅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
然景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
爲倭漆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于人則火浣雖
全疋亦當處于倭漆也
予嘗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緋袍玉帶人端拱
而坐又見觀音寺衚衕寺僧孜謝廷循一石方廣二
三寸中儼爲二内函魚骨首尾皆全予先君葬祖考
時啓祖妣擴合葬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其中樹
石茂密一冠帶人立樹下若凝眸遠望如筆墨描畫

先君謹藏欲解爲畫屏後因被災而毀家藏石蟹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者稍塗兩背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眞有不可強論者

遼邸記聞

吳郡錢希言

城以内西有子城曰湘城者故湘王分封建宫之地也相傳是高氏舊築今爲麏鹿所游距城數武即遼王故宫 成祖時自遼而徙於荆六葉矣迨 穆宗朝黜爲庶人國乃滅

世廟時遼邸最盛宫室苑囿聲伎狗馬之樂甲于諸藩而主亦風流好文音曲詞章梟盧擊鞠靡不狎弄離宫别館霧鏁雲蒸舞榭歌樓金鋪繡瀧於是四方

之墨卿賦客博徒酒人黃冠羽服騈于魚文之流無不鱗集其座上矣　世宗晏駕國亦遂除先是王好致方士求長生之術以迎　上意　上加封王爲眞人寵賜絡繹有異數焉　穆皇帝即位人有嫉王者陰告王有淮南之謀收下鳳陽請室翦其茅土迨今主上登極數年忽夢有羽衣人來叩閽乞命悟感稍稍知王異寃貸出將議復之而讐家謀毒未已甫七日報王薨矣三十年來不獨豪華澌盡即楚筵一杯之醴亦復寥寥令人氣結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二十餘區以美人鐘鼓充之

其名有西樓西宮曲密兆房太乙竹宮有月榭紅房

花塢藥圃雪溪氷室鶯塢虎圈又有搭橋龍口西疇

芳渊蘂珠洞宮人斜諸處緜延包絡參差蔽虧琪花

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王日與諸名士賦詩觴酒

其中

是時秦中孫一元信州宋登春吾男顧聖之諸君凡

數十輩皆爲王門珠履與故荆守徐宗伯公倡和上

元諸曲徐有西宮隱隱出鸞簫之句傳誦一時然遼

王雅工詩賦尤嘗宮商其自製小詞豔曲雜劇傳奇最稱獨步有春風卜調嘔惡緘誤歸期玉關干金兒弄尤記皆極婉麗才情尋後安置鳳陽又編撰寶花聲諸詞數百闋流傳江表含思淒楚不減南唐後主春意闌珊主今章華臺前老妓半是流落宮人猶能彈出箜篌絃上一曲伊州淚萬行也

遼王晚抱異疾不能親女色後宮中往往有抑鬱致死者今沙橋門外宮人斜即群姬埋香處每陰寒晦黑過者聞紅愁綠慘之聲近有少年于乘醉蹋月迷

入空宮經素香亭下睨一美人霓裳練裳倚闌而歌日明月滿空。圻梧桐落如雨涼飆襲人衣不知秋幾許歌竟杳然不見事出袁黍離云著袁黍離者宗人湘陰憲燮談王陰事頗多而皆非確論蓋以私意爲月旦耳刻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里中王老人嘗爲余談遼邸事津津不休故江陵相未第時極爲遼王所脅甫釋褐還鄉謁王王置酒款洽遇之甚優嘗從酒次更衣詡江陵緋色稍敝默然久之私戒尚衣宮監陳曉與工程其短長出繒錦製

袍一襲紗縠稱是篝燈夜成旦走騎奴遺之江陵不知也洒醒衣至試之不失尺寸驚喜過望趣赴邸頓首謝王曰瑣瑣何煩主臣未幾而江陵入掌國史權炙手矣日夜思齮齕王而未有間嘗以書抵所知者云荊國主終不可留尋禍作嗟乎解衣衣我我悖之不祥且丞相寧能爲石人耶十年間小山蘭坂鞠爲草萊東閣平津亦廢爲車廐斯非天道好還歟不然何報施之爽也

宛委餘編

吳郡王世貞

東有魚比目曰鰈南有鳥比翼曰鶼西有獸比肩曰邛邛距虛

蜚小玉傳有叩頭蟲按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使吐血皆如所敎然後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傳咸有叩頭蟲賦

又有虫名螠好于絲髮上自經而死故縊傷猶益螠一名縊女物性固有如此者

丹鉛餘錄云宋宮燭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竊謂是蜃脂所成詳見同昌公主傳

象膽按四時在四足熊膽亦在四足魚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膽隨擊而護

獸而鳥名者張平犬曰飛鳶王鐸畢卿犬曰花鳥宋犬曰鵲又周處風土記云犬則青鵲白雀秦皇馬曰銅雀晨風漢文馬曰紫鷰豫章王蕭嶷馬曰飛鷰尸子馬亦名紫鷰黃子馬名黃鵠曹洪馬曰白鵠

鳥而獸名者鷸曰魚虎杜宇曰謝豹鴟鴞怪鵂也曰[illegible]

狐又曰訓猴鵂曰天狗又曰魚狗蕻即魚虎也西域

大鳥曰駝齊庭一足鳥曰商羊

魚鷹魚虎蜜蠤蝎虎蠅虎鴻豹以食之也鴻豹鴇也

鷹奴虎僕以其為役也由鹿雉媒因以取鹿雉也

人食鈎吻即死而羊食之肥神仙吞巴豆即死而鼠食之長魚食莽草即死而人食之美犬食木鼈子即死而人食之無毒

本草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歉其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慮

循寄劉裕益智粽即此物也嵇含南方草志云如筆毫長七八分味辛雜五味中亦可鹽曝

鮨魚與衆魚合如娼也鮨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銜其腹

抱朴子云不灰之木不熱之火則所謂有溫泉而無寒火非也又曰無身之頭無首之體若無首之體夷堅志等書凡三載之無身之頭不知爲何物

麝香野豬運日鳥蠳龜蝮蛇俱啖蛇鴆鳥啖蝮蛇一名晏

聚栟栟之爲杖也桃笙笙之爲簟也阿錫錫之爲布也藻井井之爲言板也下卮無當當之爲言底也

貝多樹大葉拾遺記云外國有此樹葉書長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

靈壽杖顏注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寸自然合杖不煩削治

風神曰孟婆對颶母可也又風母如猿打殺遇風即活雷公如猪冬月蟄地中掘得之二物皆可食作對

甚切其形亦相似也

楊用修記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有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沟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可謂奇聞矣因筆之

有情化無情婦人化石山蚓化百合無情化有情腐草化螢陳麥化蝶

鯀化黃熊望帝化杜鵑褒君化龍牛哀化虎黃母化黿徐伯化魚其他不可勝記

雨水瀑下蟲豸變化化爲魚鱉歲月推移氣變物類

蝦蟇爲鶉雀爲蜃蛤蠶食葉老績而爲蛹蛹又化而

爲蛾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

黃帝作指南車又作華蓋太公作曲蓋殷高宗作雉尾扇俱見崔豹古今注指南車沈約宋書云周公所作

曹植作長行局即雙陸也胡王作握槊亦雙陸也俱見後魏李郃序

帝俊八子作歌舞見山海經又孟頻帝王紀錄云陰康氏作舞呂氏春秋云是陶唐氏作

雍文作舂黃帝臣也見世本呂氏春秋云赤冀作杵

伏羲氏作網見古史世本云勾芒作網及羅伏羲臣也

春申君客躡珠履秦始皇有望僊鞋漢有伏虎頭履繡鴛鴦履東晉有鳳頭履聚雲履五朵履南朱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五色雲霞履漢履婦人員頭男子方頭晉太康後婦人皆方頭

晉永嘉間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則被于額自出而已吳婦盛粧者急束其髮而劘角之

于耳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玳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漢梁冀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妻孫壽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周弘正着紅褌錦絞髻踞開善寺門聽經後又着綠絲布袴繡假種錢劉顯皆所謂服妖也

吾所以備著晉及六朝服飾之異者不惟見其所趣之異亦欲使善畫者不敢誤于有識與鑒畫者之不爲人所紿也

江鮆湖鮆皆有子海鮆無子河魨大斑魚小形同皆美肝有客戲謂海鮆爲江湖二鮆婦斑魚爲河魨孫謔而有理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髲既多不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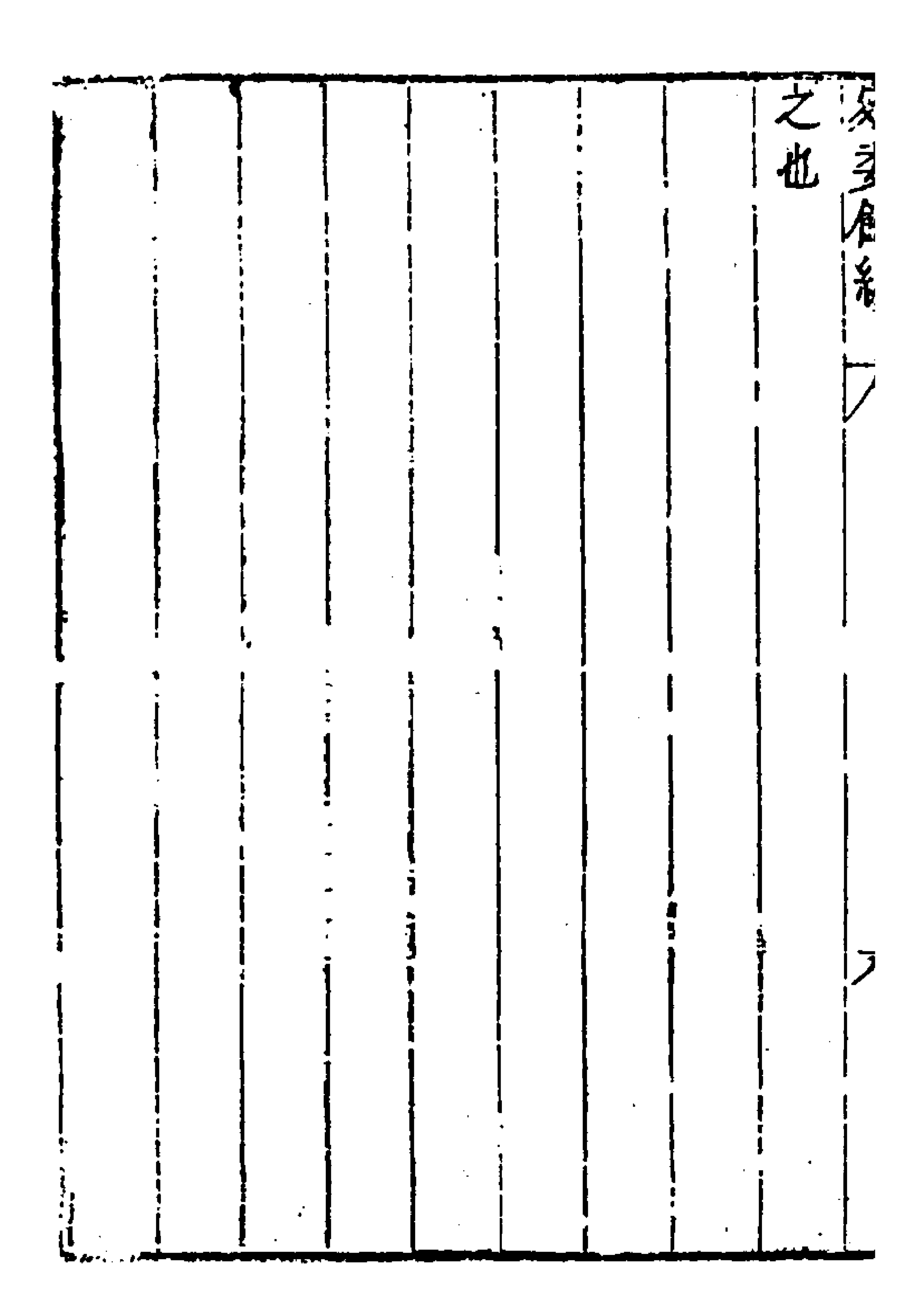
吳公子慶忌欲役王僚之譽而爲要離所殺夫差將

云公子慶忌驟諫欲殺不忠者爲夫差所殺一見史記一見左傳然則吳有兩公子慶忌邪

荀子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爲韓克蓋前人之愆者也

王充云堯以天下讓舜鯀爲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爲亂鯀何得有此哉而充妄引之

虙子賤治單父而雕有若謂之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云然則子賤之鳴琴固有若教



之也

谿山餘話

雲間陸深

周諝延之尤溪人字希聖宋熙豐間人知廣之新會縣不肯奉行王安石新法有寄子弟詩泯有虛名落世間自慚無實骨毛寒未年三十身先倦纔得一官心已闌卜宅擬尋栽藥圃買田宜近釣魚灘他年子弟重相見藜杖簑衣笥簞冠詩雖淺頗不類宋一時門人稱周夫子其風致可想也又著孟子解義禮記說亦一博學之士

嘉靖己丑予謫延平將以八月到任故自七月冒暑渡浙江沿途皆以疾謝遣人事二十六日過蘭溪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懋是日始具衣冠文懿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將年已十五矣祠中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爲賦一詩曰　大明啟運接虞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奠椒漿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門生今白首敢予初志負升堂公丙戌會元人翰林爲編修因甕山應　制上疏諫止遂謫外是時雖一

峯倫方論時相　起復後先就貶士論翕然稱之稍遷
福建僉事遂致仕家居近三十年　孝廟末始用論
薦起爲南京國子祭酒自祭酒遷南太常寺卿不赴
再遷南禮侍再　不赴復乞致仕家居復以論薦陞尚
書年八十六卒　賜祭　賜葬　賜謚　復廩食其
幼子皆異典也深卒業南雍極蒙公器待時年二十
六今五十三矣公和易不事邊幅喜爲後生輩談論
講說終日不倦其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影響
所謂國家之蓍蔡若人是已每爲諸生言甲子歲吏

天下多事云云乙丑　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
宗朝事無一不驗所聞者非一人世當有記之者別
有一一事得于獨聞因憶正德壬申秋深以編修使
淮府畢事還經蘭溪與今僉都御史唐虞佐龍同謁
公于白露山下公留飯于廳事惟虞佐與深侍公一
一詢　朝事併及當道諸公因曰萬一今　上無嗣
則孝宗絕其繼承云何深不敢對曰當論昭穆昭穆
亦有數說不同若據左傳曰文之昭也武之穆也則
昭穆當視廟制深益不敢對虞佐特以剡城尹持服

素喜議論是時亦默默公微笑字謂深曰子淵意何如深遂避席對曰此非小臣所敢道公又笑曰官也不小李綱在宋朝許大擔負只是起居注耳起居注正是今編修之官深遜謝不省何謂公亦遽以他語易之深至杭遂上疏移疾還家丙子秋告起迁司業辛巳奔先太史公喪還家戊子始召迁祭酒明年三月以 經筵面奏再上疏得 旨陞延平同知其事頗與李忠定合按忠定字伯紀梁溪人梁溪今之無錫縣其生則在于華亭縣公所故至今有相公閣以

忠定故也忠定在講筵以面奏論沙縣沙縣今隸延平予亦以面奏得延平雖文章勳業萬萬不敢望忠定而事有偶然相類者不知文懿當日何以特舉忠定爲深勵耶古人何限亦何必忠定其有意耶其無意耶皆不可知也漫書于南劍州之九峰吏隱處

予爲庶吉士時一日侍坐于少師洛陽劉公健因問予章德懋可爲今日何官予亦遜謝不敢對公大聲曰以汝知德懋故問予始起對曰恭而安宜爲日講經筵官以輔養　聖德公搖手曰不得不得德懋居

山林久未聞講筵禮數萬一山野使人主不肯親近
儒臣自此始同年崔子鍾銑聞之曰此公私意孰謂
德懋不習禮度耶由今日觀之深之去講筵也雖所
自取亦以少誠意無感悟之效如盛庶子端明魏祭
酒校皆以生疎改秩半歲之間屢有變動 聖心可
想矣乃知前輩練事久自有長識後生未易斷也
我 朝每歎君臣隔絕寔以 憲廟口吃之故至
孝宗末年有意 召見大臣與議機務李西涯文正
公東陽載在燕對錄比來南劍閩之蕭少卿九成韶

言一日　孝廟嘗問司禮監　祖宗時召見大臣其禮如何當在何處蕭敬對云　英宗多在文華殿嘗見臨　殿前極見吏部尚書王公翱問對畢王公辭去顧見其衣後破損再呼還問衣破何不令家人補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適聞　命不及更衣英廟撫掌笑命賜一綺　孝廟聞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簡易若此數日間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見後稱好好向見遂菴楊公一清亦談一事云時甘肅闕總兵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英廟以爲得人

召問王公如何王公以爲不可用　英廟遽曰老王執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獨朕以爲不好何也王公叩頭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中國乏人　英廟卽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卽命另推　祖宗時君臣之間契會如此　孝廟有意修復眞　聖政也

戶部尚書杏䦨李公璡嘗爲兵部主事言東山劉公大夏當　孝宗之朝最爲得君公亦以天下爲任議汰冗食凡軍職皆以軍功爲準通查裁革所得　旨

議之而一時　侍衛將軍力士之流皆以才藝選初無軍功該司失于照詳類行報能一時閧然將駙馬都尉樊凱管紅盔將軍特過兵部爲言此輩不宜裁革東山緊拒之凱積不平適當　駕陞殿凱立午門外語諸人曰爾輩不用了昨巳奉　旨裁革雖我亦無地位矣蓋激之也衆人遂散出　孝宗上殿平昔執瓜帶刀之人皆不在儀衛簡寂恐恐不安矣顧左右問故既退遂宣樊駙馬面究凱奏昨兵部以行裁革去矣　孝宗大聲曰劉大夏敢如此　玉色不怡

復宣兵部東山奔走急氣促不能了了而裁革之事
悉罷 聖眷遂衰矣夫以東山之公忠與 孝廟之
有為事機一失乃至于此信乎臣不密則失身一時
疎畧甚可惜也該司可謂無人矣諺云倖門如鼠穴
此言可以諭
嘗記宋時漕運自荆湖南北米至真揚交卸舟人皆
市私鹽以歸每得厚利故舟人以船為家一有損漏
旋即補葺久而不壞運道亦通 太宗嘗謂侍臣曰
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真帝王之

虜哉

亡國之君多善文辭如隋煬帝陳李二後主使與詞人才子爭長亦居優列豈浮華者無實用耶南漢劉鋹疑鴆對宋太祖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也其文章質直有西漢風骨不如五代衰亂僻在南服何以能此此豈有才質耶

羅仲素云中庸之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

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朱晦菴作大學章句又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如仲素所謂述而成書猶有可言若謂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以不失本書之旨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所云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是二家之說不免學者之疑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大學孔氏之遺書也恰好

今東南之田有二則曰官田曰民田然官田未必盡

重而民田未必盡輕也故諸州籍有此異同其在耕種各有肥瘠高下而官民之名若于田無與者非如輕重二則之有利害也惟編籍差稱則官田輕而民田重故受田之家亦嘗校論官民之則然官田之得名莫能推求所始或指為近世抄沒之田或以為賈似道所買之田偶見李忠定公奏議中已有東南官田之說元豐間檢正中書五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對所述四京十八路田稅數目已見官田則西北並有之又熙寧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或佃租

違期應刻佃者別召佃悉籍之官當時又有總領借
置官田所各有之設其所從來遠矣姑出以俟稽考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別號栟櫚有栟櫚先生文集栟
櫚山水奇絕今屬永安縣志宏有文行與朱韋齋先
生交好一日韋齋憩客栟櫚以冠帶寓之醉起韋齋
曰留以質紙筆明日如約韋齋受筆還冠而以紙少
留帶曰償無千幅竟不還栟櫚為寄一詩曰歸帽納
豪真得策要戲留帶計還疏公如買菜苦求益我已
忘腰何用渠閉戶羽衣聊自適排愁栟葉對人書帝

都聲價君知否寄付新傳折檻朱前輩風流調笑藹

藹若此

天下水各不同而畫師杔工不相為用鄧椿稱閩

水曲折行亂石間閃烹雪噴相應而起親見之方知

其工

晉共太子曰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其言如此

異世悲之我朝　憲廟最寵萬貴妃萬嘗得罪　孝

廟外傳萬自盡嘗見一中官說萬體豐肥一日以拂

子撻一宮人怒甚遂痰厥而死蓋卒疾云內人傳報

憲廟玉色撫然云萬使長夫我也待要去也不久遂
省夫鍾情之傷若此申生之言益信清心寡欲自是
人才壽命之源可不慎哉

吳文恪公訥吾鄉常熟人所著文章辯體一書號為
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後未能過之但聯句小序
謂聯句始著于陶靖節而盛于東野退之則失考矣
若論聯句寔始于賡歌而柏梁之作其體普矣

歌辭代各不同而聲亦易亡元人變為曲子今世謳
謠大抵分為二調曰南曲曰北曲胡致堂所謂綺羅

香澤之態綢繆宛轉之度正今日之南詞也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使人超乎塵垢之表者近于今日之北詞也

予嘗謂張子房之出處其後有李泌韓退之之文筆惟陸宣公可敵

巳丑十一月九日予聞山西之命以明年夏四月六日入太原李忠定公起用即往援太原事亦頗類章公之言予益以愧無所酬云

委巷叢談

錢唐田汝成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著此富家也紹興間内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

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内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鵞鴨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鵞鴨諫議矣聞　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鵞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

龍之對

休適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適投一啟其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稽古功名之事俟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適兩失之矣乃以文學保廌詔下賜粟帛而已又適嘗散許洞洞作詩嘲適云寺裏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獼猴豪民送物鵝伸頸好客臨門鱉縮頭則適在當時亦不滿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令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

門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輿賦詩云比屋冬青樹人皆隱綺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錢唐祝吉甫居西河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富豪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貫酸齋來亦題於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簿錄家徙垣屋推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讖

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順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毀考亭陰援元定元定亦困是得謫云

宋時閫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爲王安石所誅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爲享所其基即錢王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

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闊一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度宗崩幼君諒陰榜第一名王龍澤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行都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武林舊事言杭諺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

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吃攜挺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蟠溪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蠲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蘇

子瞻爲之易其詞恭清平調也調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輧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讟興焉或夜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傍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與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圻宋嘉熈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霜涯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瀲灧晴偏好漣漪者㢘捕之道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厚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陂齒日射玉田生暖煙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饑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僊

尙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蟆爲上味疥者皮最佳謂錦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蟆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蟆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蟆復生傳子翼蝌蚪譜云杭俗皆蝦蟆而鄙食蝌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蝌彥升慮其隣比竊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已上載紀舛差皆不可曉蝦蟆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羞而薦之宗廟與羔兎同珍漢武帝欲除蠛何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姜字

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蟆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人也至云不脫爲皮以爲佳品此又不惜蛙皮腥韌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饞發至此周時蟈氏焚牡蘜以殺蛙黽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禁之使三年不生也杭人最重蝌秋時風致惟此爲佳而云杭人嗜蝦蟆而鄙食蝌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蝌嘗求外補人問所欲曰但得有螃蝌無通判處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傳子翼不同益聞見得於

外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辯也

宋時陶穀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蟛蚏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也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鵞日居百鵞予自湖上夜歸居者之門百鵞皆號若有所訴鵞能警盜亦能卻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

古之所謂廋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

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爲猜燈任人商略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目覩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蹤蹟故諺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葱花族族裹頭空又其俗喜作僞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攙灰鷄塞沙鵞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

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八九七十二猫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犂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

九七十二思量益爽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
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
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褲袴刑都比門總
是冤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
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平時賄賂
公行冒濫相乘軍饟日滋賦斂愈繁而刑獄亦衆故
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它曹寂寞彌甚吏輩又
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

禮祠主膳啖虀吃麪兵職駕庫齩姜呷醋刑都比門
人肉餛飩工屯虞水生成餓鬼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
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
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丈我
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
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生滿堂坐
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葢取此也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黄塗其銳名曰

發燭亦曰焠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人所製歟陶學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柴硫黃遇火即燄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臺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祇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

有包瓣嘴嗟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絲轎金擔幃幔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緇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待州將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掴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殊快人意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為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illegible]

曰愁大膭換易物曰擲包兒麄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艮頭白獺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霸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黎花大爲朵朵雲老爲落梅風諱低物爲靸以其足下物也

復諢號爲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以博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騙財貨有以僞易眞者至以紙爲衣以銅鉛爲銀以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衣服環佩荷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至如頑徒攔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之害今之風俗大抵仍之而揷號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淸水網夾

剪彩補以掏財物謂之剪綹撒潑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傷慈之人耐暑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遲獨見以忤人者曰㓨㓨音如列挈漢書㓨賣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曰儓儗萬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儓儗亦曰憨脣書衣寶兒多憨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猛者曰墨尿音如迷癡纏藉不爽暴者曰眠娗音如緬忝出列

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𡱂脙而下懸尿言人進退不果曰佁儗音如熾㞕司馬相如賦佗以佁儗柳子厚夢歸賦紛若倚而佁儗今言事頻煩不易作者曰鄭重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得命之意言人無用者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爲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紅花茶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鬧故借以爲喻詈人狡猾不循理者曰雜種晉書前燕載記

賛曰蒸蒸雜種奕世彌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觜鼻
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
及盱眙守將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資
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
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
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帮
襯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毋巡鄉與民婦託衣縫
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
之勝靜羞諱其事但恐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

打阿瘖瘖衙寒而饑粟不起曰瘁禁韓退之鬬鷄詩瘵毛各禁瘁日光微暖曰溫暾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暾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問何人曰阿誰訛為兀訛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為樂龐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既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為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

不得益人有病則嘗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

得意義雖粗亦有可解遷居而鄰友治具過飲曰暖

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

鏖糟霍去病鏖皋蘭下注云盡死殺人爲鏖糟益血

污狼籍之意也訴人傭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饑則

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

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娼女初薦寢於人

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

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釋

而初萼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蜩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嬲音如褭嵇叔夜書嬲之不置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歛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傪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没雕當又曰没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没些巴鼻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

陸曾學詩頭方不會上門事塵上空緇白紵衣事相
邈近円且湊蓋閙湊之訛也或言奐殛風俗除日五
擊炒荳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身
事多倿貶円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刻故云
包彈貶僻之詞也言人虛僞不檢者曰摟頭蓋宋時
何家摟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
婁頭者蓋何樓之惡魁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麘麕
馬鹿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躍自竄故以爲喻又曰
鼠張猫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狀可哂者曰庯峭音加

波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為鯽溜以團為突欒以精為鯽令以俏為鯽跳以孔為窟籠以盤為勃闌以鐸為突落以窠為窟陀以圈為窟欒以蒲為鶻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為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為現蘇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嗽以笑為喜黎以肉為直線以魚為河戲以茶為汕老以酒為海老以沒有為埋麥以莫言為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溜牙有謀未成曰掃興

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
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
之遺未之改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
貨鋪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
臨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
業六七人出亘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憂之有
與李善者詢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
喪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

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洲茫煙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蓋鬼依人而見幻往往如此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失去官誥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得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也不得侍郎覺其謔偹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瀨云

一般癩不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鄰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恭用郴詞七夕二郎神云須如此景古今無價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巧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
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
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讖後延壽爲北虜所執而譌
言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
十四年都城市人謡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
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三年兩宮隔
絶之兆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去花無主朝廷
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謠云滿
頭靑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桃兢尚假

玉因以假爲賈諭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雷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履齋之貶乃賈擠之也

無用閒談

甘陵孫緒

晉惠帝愚騃其問鳴蟆食肉糜事千古談者掩口至嵇紹之死乃曰嵇侍中忠臣也不可殺及血污其衣左右欲浣之又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其明快俊爽先後若兩人然史筆例不可盡信如此

劉屏山葬其嫂熊氏與其妻陸氏共刻一石表諸隧道然猶一家也至葉水心乃并陳同甫王道甫共作一墓誌二人者同稱並列執古御今都無此例先師

介軒靳公作先吏部墓誌與先師濟南李公並稱其亦模倣于斯耶

縉紳家相傳批點孟子為蘇老泉親筆然其批點內却引洪景盧語景盧去老泉六七十年傳者未之信也其中論文勢筆路至精且密要非具眼不能辦非老泉其亦老泉之流亞矣

天地有情鍾于人陰陽有色因于物虛出聲實成色聲本于天色本于地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聽天下之聲目視天下之色人之所以異于物也

千金之子終日營營編氓之家一飽衎衎以膏粱之口食物凡物皆粗惡以糠粃之口食物凡物皆芳美故口常澹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福　則常甘發福則常足

古稱聰明正直爲神夫聰明則無蔽正直則無私無蔽則不可欺無私則不可媚積愆稔惡而覥顏以致禱是欺之也朝祈夕祝而獻饗以覬福是媚之也何待鬼神之淺也

柳子厚云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

而萬一離妻子耿然視之不若無者之爲快也此即古人洪爐點雪之意予厚特新其語耳

莊生夢爲蝴蝶歐陽公夢爲鸜鵒幽怪錄載薛偉病夢爲魚

古今字俱有反對如吉對凶上對下與几高卑深淺饑飽寒暑之類皆有對惟有渴字無對古人未有拈出者隆古待人無詐僞故六經中無眞字人不知有異端故六經中無仙佛僧禪字

蠶不飲蟬不食雞無肺故飲而不溺無金不能生水

也兎無脾故發而不信脾屬土五行之土猶五常之信也

春秋他穀不書無禾則書無麥則書禾與麥民生之所重也東坡作喜雨亭記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此亦言其推重者耳

古人有言有心于避禍不若無心以任運馬援自交阯移書戒其子姪慎重沈默勿與人事其所以避禍者亦密矣而其書卒爲梁松所搆至不敢歸葬所以戒子姪者乃躬蹈之禍不可以有心避也如此

兄弟天倫也友愛天性也泰伯以天下讓夷齊季札以國君讓劉愷丁鴻以封爵讓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遂鬩于牆人品之不同如此

武元衡夜坐有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語意甚妙明日侵晨爲盜所殺無因駐景日出事生之言乃成一讖

或問魯仲連田子方優劣夫鴻冥鳳翥名可得聞不可得而見仲連之謂矣鶴軒龍袞身可得而養亦可得而臨子方之謂矣

路巖自崔鉉幕府不十年至宰相入翰林時鉉謂人曰路巖已入翰林如何得老鄭顥功名太早其父祗德寄聲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今又聞欲管人相是吾必死之日也巖與顥果不善終今人識見若鉉與祗德者鮮矣

草食者多力而愚肉食者勇敢而悍水食者耐寒而浮土食者無心而惠氣食者神明而壽穀食者知慧而天

老氏與佛本亦善人其徒學之者不善耳孔氏之徒

豈皆盡善哉學老佛之不善僅足以蠹貨財學孔氏之不善乃至于殺天下在我擬殺天下之具而猶曉曉然以闢佛老自任哀哉

亾友李憲副公從爲諸生時題所嘉貞便面曰萬疊青山屹然起樓臺彷彿層霄表驚鼇齊濤若怒號一泒松風生澗底茅屋幽人䠶勝遊攜琴談笑臨清流三聘便須從此出也知不是輕王侯是秋櫂第結語亦有識歟

介軒靳先生赴南省時曾與一友人同舟其人溺而

死暨再過其地以詩吊之中一聯云虎談在耳神猶

變魚葬傷心骨未收